世间万象

离婚风波

杨 军

光的老婆是一名清洁工，没啥文化，人又长得不怎么样。光跟老婆闹离婚，老婆死活不肯。

光的一个朋友就建议光去找离婚公司，说离婚公司专门帮人离婚，他就是在离婚公司的帮助下重获自由的。光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公司，当天下午就找到了那家公司，接待他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

光问："我老婆死活不肯跟我离婚，你们真能帮我离婚？"

"百分之百没问题，你老婆再顽固，我们也有办法让她同意跟你离婚。如果离不了，我们不收你一分钱。"小姐显得如此有信心，叫人不得不信。

"你们要多少钱？"

"一个月之内帮你离成婚，收费10000块。两个月之内……"

"你们收费太高了。"

"我们收费并不高，你要知道，我们的顾客都是离婚无望才来找我们，我们工作难度非常大，公司的经营成本也是婚介所的许多倍……"

听小姐一番解释后，光交了预付款。小姐告诉他："今天晚上公司就派人到你家去，对你老婆做说服工作。若说服不了，再用别的办法。"

晚上，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来到了光家，她对光的老婆说："我是妇联的，我来你家做个调查。我听说你老公要跟你离婚，有这事吗？"

"我老公要跟我离婚关你们屁事？你调查这个干吗？"光的老婆一脸疑惑地问。

"我想你一定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好好谈一谈。老公想离婚，是坏事，也是好事……"

"我家的事不要别人管，你走吧，滚，不然我就报警了！"光的老婆硬把胖女人推出了房门。

劝说工作失败后，离婚公司使出了美男计。那美男想法认识了光的老婆，跟她熟悉后，一天下午打电话约她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说有要紧的事告诉她。

光的老婆去了咖啡馆，一见到美男就问："你有啥要紧事告诉我？"

"你坐下让我慢慢告诉你。"美男要了两杯咖啡，然后深情地望着光的老婆说，"我觉得你很善良，很贤惠。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爱上了你，我多么希望你能嫁给我……"

光的老婆红了脸："这怎么成？你知道我有老公的。"

"我听人说你老公要跟你离婚，你跟他离了不就成了？"

"我才不会跟我老公离婚呢，你这个变态去爱别人吧，不要做第三者破坏别人的家庭。"光的老婆说罢，起身走了。

使用美男计不成，离婚公司的人对光说："女人大多重财不重色，我们换一招，只要你配合好，准灵。"

当晚，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彪形大汉来到光家，要光还债，说光欠了他们老板120万。

"你怎么欠人家这么多钱？"光的老婆吃惊地问光。

"我……我赌钱输的。老婆，我对不起你，你就跟我离婚吧，欠人家的钱让我一个人来还，我绝不拖累你。"

"你干吗要去赌啊？这么多钱，你一个人咋还得了？我是你老婆，你欠下一屁股债，我怎能不管？你以后不要再去赌了，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还人家的钱。以后的日子再穷再苦，只要咱夫妻俩相亲相爱，我就心满意足了……"

"老婆……"光紧紧抱住他老婆，泪流满面。

从此，光再不提和老婆离婚的事儿了。

光和老婆没离成婚，离婚公司说话算话，将预付款全部退还给了他。

岁月留痕

父亲的灵魂

蒋 平

"人去世后有灵魂吗？"我一直认为是有的，比如父亲。

父亲是单位人，他的葬礼悼词是事先拟好的。内容大多平淡无奇，但却让我牢牢记住了。其实我记住的只有两个字：刚烈。这两个字，是对父亲一生最精炼的概括，最恰如其分的评价，成了他去而不散的灵魂。

父亲的刚烈，表现在疾恶如仇。性情如一团爱打抱不平的火，只消一点干柴作引，便会冒出熊熊烈焰。父亲年轻时才思敏捷，能力超群，作为50年代屈指可数的老牌大学生，本可前程似锦，而刚烈性情，却让他树敌无数。有人作奸犯科，他道不同不足与谋；有人不守规矩，他第一个挺身而出；有人不讲诚信，他毫不留情点名批评。他就像一根不会拐弯的铁轨，不时跟社会上的不平事撞个满怀。对手惧他，上司忌他，同事嫉他，熬到退休仍是普通干部，被当作冷笑话。好多次，他为自己的冲动、以及伤害过的朋友道歉，独独没对刚烈性格好好反思。他说，就当我这团火无意间燃着你们，给你们带来了痛，但更多带来了光和热。然而，父亲不知道，人是容易受伤的动物，被火灼伤的心，往往会跌进冰点，一生也难以释怀。而这些冰点，又直接影响和左右了他火一样的人生。

父亲的刚烈，与生俱来，不分内外。打小的印象中，每当我们兄妹仨淘气犯错的时候，考试没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没少领教他的大嗓门和大巴掌。在家里，他的大男子主义闻名遐迩，挨揍之后，我们曾好多次发誓不再喊他爸爸，没过几天，又被他充满慈爱的小礼物感化，变成"打是亲，骂是爱"。他曾徒手和两名偷单车的小青年搏斗，浑身受伤多处，终将两人制服，事后，连派出所的叔叔也说，市里的小偷听到你爸大名就忌惮三分。

父亲的刚烈，充满了斗争。作为伟人老乡，资深嗜辣族，年轻时与天斗与地斗与坏人坏事斗，从没怕过谁。到了晚年又与病斗，鏖战绝症三年，得知实情的那天，他坚决绝食，以免拖累我们。家人逼得没法，让大夫给他注射最昂贵的核蛋白，这让节俭惯了的他如中软肋，第一次低下了他永不服输的头："我还是吃东西吧，你们赢了。"父亲一向崇尚精神胜利，最终却败给了疾病，这便是宿命。医生说，他那个病，也是性格累积的病因。乃至他去世，许多祭奠的朋友依然叫他的绰号"老硬"。

我不知道父亲的病，是否与他刚烈性格直接相关。但刚烈让他一生怀才不遇，也让跟他的同事朋友感受冰火两重天。更多的时候，因为一身刚烈凝聚的浩然正气，让很多受过他帮助的人，至今仍沉浸在他火一样的热情里。每次被那些带温度的回忆唤醒，胸怀正义、秉持操守的刚烈，已成了他不朽的灵魂。也让我深深懂得：正者无敌，尊严无价。

凡尘一瞥

细看一朵合欢

章铜胜

每年，湖边的合欢花开时，我都是远远望见的。彼时，正坐在车上，在清晨的霞光，或是黄昏的夕阳里，看见湖边的合欢树上，缀满了一朵朵马缨般的粉红小花，在合欢树绿色的树冠之上，像一层轻轻浮荡着的霞光，任路人投来仰望的目光。

湖边的合欢花总是先开，而办公室窗外的那一排合欢树，大概是因为山区的气温略低一点，合欢花总要稍迟几天才开。看见湖边的合欢花开了，就开始留意窗外的那排合欢了，希望自己能够最早发现树上的合欢花开，于是心心念念地牵挂着。很多期望，总是事与愿违，如此挂念，却总是会错过那排合欢树上的第一朵花开。错过了，也便错过了吧。当发现那排合欢树上开满合欢花时，才惊讶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对于一树合欢花开的疏忽。

错过了那排合欢的第一朵花开，仿佛要补偿什么似的，便分外留意那一排已开的合欢花了。坐在桌前，一抬头便能看见窗前的那几棵合欢花，花并不多，只是浮于树冠之上的一层花朵。有时，会特意站在窗前，看着那一排开花的合欢树，它们大小差不多，但有些树上的花量要明显多一些，而有些树上的花朵，更加的红艳一些，不知道是因为树的品种不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无从追究，也不想细究了。看着窗前合欢的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了。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玡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我眼前的合欢依旧，好像不曾有过什么改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如一树合欢，不曾有过多少的改变。不曾发现合欢和自己的改变，也是一件足以令人慨然的事情。不是真的不曾、不会改变，而是已经很难发现那些细微的改变了。

曾经站在合欢树下，捡拾起一两朵落下来的合欢花，拈在手里认真地看过。合欢粉红的花色淡了些，花形仍然保持着开放时的姿态，并没有一朵落花常见的颓败模样，好像无惊也无喜的安然自若。看了一会儿手中的合欢花，便随手丢回地上，并不觉得有多可惜，花开了，自然也会落的，又何必因之而纠结呢。

前两天，看到朋友拍的合欢花，是一朵合欢花的特写，虚化的绿色背景，一朵红色的合欢花，像一朵红色的绒花，在枝头，在羽状互生复味的衬托下，显得愈加娇俏可爱。即使在捡起落在地上的合欢花时，我也没有如此仔细地看过一朵合欢花，头状花序呈圆雉形排列，像是一朵羽冠，也像是张开的扇面，丝管般的花萼，纤细有序地排列开来，如精巧的手工。细看一朵合欢花，才发现原来它是如此的精致。

昨天夜里，下着小雨，出门散步，沿着湖边走，闻到一股熟悉的花香，抬头看了一下，原来自己正走在一棵合欢树下。再一低头，发现树下已经落了一层合欢花，那些合欢花，在昏暗潮湿的地上，已经无法细看了。一朵合欢，有时可细看，有时却不能再看了，而我在很多时候，竟忘记去看一朵合欢了。

外卖骑手 王广滨 摄

往事随想

夏之初

吴 鲜

晨起，窗外的阳光有些燥热，迎面吹来的风中飘荡着草木气息，满目的青翠碧绿，大地一派葱茏。哦！夏日到了，夏之初也就来了，我之心中忽的顿生出一份欣喜之情来。

较于往年，今年的雨水足。夏之初的影像叠加与生命历程仿佛是加快了步伐，一天更比一天赶着趟儿盈盈地向着我们走来了。人间四月芳菲尽，五月榴花照眼明。春之将逝，夏之将至。古语有云：人到立夏边，走路要人牵。这里所说的边，就是临近的意思。这个时节，可是一年当中一个十分别致的时节。谷雨一过，所有的草木都生长开了，该开的花开过了，该结的果也结上了。至于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则是别外一种说辞与另一番别样的景致了。至此，天地万物都步入了夏之初的行列，努力生长，积极向上。

儿时，我生活在乡间。夏之初的农事记忆于我印象深刻。爷爷的夏之初在田野，奶奶的夏之初在菜园。育种，播种，田野之上，菜园地里，阳光灿烂，一地的泥土，又一地的泥土，被第一时间翻了过来，田野之上，水稻田里，红花草腐烂的气味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深情地引导着我一次又一次回家的路，去一路找寻与记忆起儿时的那一份之于泥土深处的留恋与向往来。奶奶播下的种子，不消几日，便会长出嫩芽。我整个儿时的时光不是在看守着菜园(以防刚破土而出的菜苗被淘气的鸡们啄食)，就是在给田野之上辛勤劳作的爷爷送水的路上。春生夏长，这是古道常理。爷爷常常会在某个难得空闲的时间里说起。但夏之初的时日里，奶奶怎么还在一刻不停地播种呀？多年之后，我才算弄明白了：奶奶的一路播种实乃是合时而作也。时令，节气，哪个季节播什么种撒什么籽，奶奶心里跟明镜儿似的，都一清二楚着哩！

夏之初的日子里，田野之上一切都还是静悄悄的，虚位以待，蓄势待发。除了阳光热烈地投射其上，故乡的风也在一日紧似一日地刮过着田野。田野之上白晃晃的稻田里不时地停驻与惊飞起那么几只漂亮的白鹭来。布谷声声，悠远而又急迫。斯时，油菜黄了，麦子也开始灌浆抽穗了。爷爷从早到晚都在田野之上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割麦插禾，这是布谷鸟的使命与时刻提醒，更是农耕文明之下对于夏之初的一份丰厚的大礼。收获与播种，大地与天空，阳光与泥土，辛劳与汗水，欣喜与感恩，一切都写在亮晶晶的晨光里与带月荷锄归的光影记忆的大幕之上。

夏之初，之于我们一帮孩子而言，也不得闲着。总该去要帮助大人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吧！菜园，田野，来来往往，忙碌不停，看守菜园，割草喂牛。这个时节，老牛很忙，再无闲暇时光悠闲地踱步于草地之上。一篮子新鲜的青草，又一篮子新鲜的青草，终归是我们每日早起的目标之所在。希望与太阳一同升起，在一个又一个夏之初的早晨，在一个又一个亮晶晶的早晨，在希望的心中与明亮的双眸里，某一日，我似乎看到了远方的那一丝不同于眼前的光亮。从那一刻起，一个小小的乡村少年，之于我，心中居然产生了那么的一丝愁绪，不想再成天都是与黄土地打着交道，心中一度开始向往起山那边的世界来。

此去经年，我业已人到中年了。但夏之初之于我的影响，夏之初之于我的记忆，却依然是那么的深刻。人之初，性本善。夏之初，性本上。善与上者，一直以来，都是我一路成长的心头明灯与精神指引，在那天地之间，在那灵魂深处，更在那一路执念尔尔努力向上的日子里。夏之初，一个生命成长的季节；夏之初，一种精神长成的季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之于岁月人生的哲学思考，都是我们每一位世人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一份努力生长的图腾。

五彩地絮语

同理心

郭华悦

很多人都把同理心想得过于简单。

何谓同理心？简单化地说，就是将心比心。本来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但反过来想想，自己要是在那种处境下会作何反应？推己及人，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别人在当时，心里头的想法和感受，和自己推断的大致无二。

这么定义同理心，本来也没啥问题。而且在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方法还挺有效的。可后来却渐渐发现，这法子不灵了。自己时时站在别人的角度，替人考虑，但别人心里头的想法，却往往和自己以为的大相径庭。

怎么会这样呢？原因无他，时代在进步，社会也在多元化。

"很久很久以前"的时代，信息相对闭塞。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大多是从来自于身边的人。于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地域，大多有着相似的特色。身处这样的群体中，以自己的心思去揣度身边的人，自然相差不多。于是，推己及人，就成了同理心。

但如今，这样的方式却不再奏效了。

因为信息发达，人们能轻易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各种信息。于是，多元化日益明显。与之相对应的，是地域和群体特色渐渐被淡化。哪怕一个小群体，也可以人各一面。在自己的方向上，渐行渐远，于是不知不觉间，与他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当一个人面对的是与自己差异颇大的人，空间距离近在咫尺，但心理距离却远在天边。这种情况下，用自己的角度和逻辑，去揣测对方的内心，无疑是徒劳无功的。越是多元化，便越难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如今，再要建立同理心，便多了一样功课，就是走出牢笼。走出自己为自己所设立的知识和思维牢笼，走进别人的世界，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维逻辑。于是，才能真正设身处地了解别人。

可见，不同时代的同理心，内涵其实是不同的。

心香一瓣

捡宝老人

孙尤侠

我家楼下旁边的车库住着一对老人，老爷爷精神矍铄，老奶奶慈眉善目。我偶尔路过他家门前，喜欢和他们聊上几句。其实老人在我们六楼还有一套房子，之所以选择住车库，是因车库朝阳，抬脚就能出门晒太阳，不用爬楼就能买菜、散步。车库由他们的儿女精心装修，卫生间厨房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个不错的"一室一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人就在小区内捡废品。老人的儿女知道后极力反对，一是他们兄弟姐妹家庭经济条件都挺好，年近八十的父母应该享享清福，不必去干那又脏又累的活儿；二是做儿女的觉得父母去捡拾垃圾，很没面子。

可是，在农村忙碌习惯的二老，哪里闲得住？于是，老人背着儿女偷偷地去干，白天把捡来的纸箱等废品藏起来，晚上八九点钟在车库前的空地上整理、打包，清早送去废品收购站。

不久，老人的"秘密行动"还是暴露了，大儿子发现后很着急："爸啊！不要再捡了，如果你的钱不够花，我以后每月再多给您一些零用钱。"老父亲也急了，忙说："不用！不用！你给我的钱都存着呢！我和你妈的农保养老金都用不完。儿啊，你看看，明明是有垃圾分类桶，小区也有好几个智能垃圾分类站，可偏偏有人就是不分类。纸箱，旧衣服，书本，剩饭，啥都乱扔在一起，这不是糟蹋东西吗？你以为我捡的是垃圾么？我捡的可都是宝贝啊！"老人露出惋惜与痛心的神色。

昨天下班，我见老爷爷坐在门前揉搓膝盖，说疼得厉害。我赶紧上楼，给老人拿两盒膏药。就在我蹲下帮老人贴膏药的时候，发现这家人的门前竟然晒着许多馒头。我问怎么回事，老奶奶指着那些馒头说："这都是捡来的。你看看，有馅的没馅的，大的小的，各不相同。蜜枣馅儿的，红豆馅儿的，雪菜笋丁馅儿的。"老爷爷说："其实就表皮有零星的霉点，扒掉后里面新鲜着呢！"老奶奶又说："都是些年轻人扔的，在老家的父母不知道怎样疼这些进城工作的宝贝疙瘩才好，过完年，亲手蒸了好多馒头包子啥的，给娃带上，让娃儿们在城里不用操心，不用排队就能吃上地道的纯碱馒头。这得多少麦子，费多少周折才能做成这么多馒头？这些孩子啊！"

再看旁边木板上还晒着米饭、煎饼，我疑惑地问："那您晒干后怎么处理呢？"老爷爷说："有人专门收这些去喂牲口，一角钱一斤。"

我突然受到极大的震撼，我能感觉到老人的心在隐隐作痛；那痛，比他手上冒血的裂口要痛得多。老人不缺这点钱，但是，如果不捡，老人心里过不去；在老人心里，捡回来的不仅是馒头，那是农民的血汗，是土地里刨出来的宝，他怎能忍心让这些"粒粒皆辛苦"的宝贝就这么丢弃呢？

生活感悟

格局

张林利

出身寒门，从小，我就耳濡目染母亲勤劳节俭过日子，买什么东西都是货比三家，讨价还价，生怕吃亏上当。长大后，我也成了凡事精打细算的人。

上班第一天，我们三个新入职的同事举行庆祝活动。张尚请我们吃晚饭，王忠请我们唱歌。嗨完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我于是请他们去夜市吃宵夜。

吃完结账时，我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说："一百八。"

我脱口而出："一百五，行不？"

其实我也不缺那三十元，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习惯。

老板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伸手来接我递过去的一百五十元钱。

"别，哪有让女孩子买单的道理！我来！"张尚的手挡住老板的手，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说："一百八。"

张尚从兜里掏出两百元递给他，说："不用找了。二十元是给您的小费！"

"谢谢小兄弟！谢谢小兄弟！"老板和老板娘的脸上都笑开了花。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老板的一双儿女也跑过来道谢。

这简直是出我的洋相！我尴尬地站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

张尚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回去路上，他对我说："小莉，其实我家也不富裕，我平时对自己也很节俭的。但是，你看，凌晨了，天这么热，他们一家四口为我们忙碌了一个多小时，总共才一百八十元，我多给他们二十元小费，让他们享受到劳动者的尊严和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我第一次知道了金钱与尊严和快乐的关系。

之后，张尚节节攀升，不到十年，就成了我们的部门总管。很多人都说他运气好，有人还猜测他有很硬的后台，但我一直觉得，是因为他的格局大。

人生百味

父亲的记性

毕 侠

自从五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记性越来越差了。他经常拿东忘西，今年过年的时候，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到街上买菜，竟然忘了带钱，幸好他遇到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想借点钱，没想到他们都用支付宝或者微信，口袋里根本不装钱。最后还是一个小伙子去超市换了一百块钱给他，要不然他只能空着手回来了。

父亲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说给我听，"闺女，今天差点就买不了你喜欢吃的西兰花了。"我听父亲说完后，心里顿时五味杂陈，父亲忘了带钱，竟然还没忘记我喜欢吃西兰花。

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是父亲以前的记性却特别好，他连房前屋后栽了几棵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也记得家里有几块地，每块地有几亩几分几厘，南头有多宽，北头有多宽，他心里像明镜一样。以前家里种的五谷杂粮很多，全都装在尼龙袋里，堆放在东厢房，我们有时候找不到，都是问父亲，他也不用去看，就告诉我们在靠东墙或者西墙的第几层，从南边数第几个袋子，他甚至会记得袋口用什么颜色的绳子扎的。我们跑过去，按照父亲说的去找，准没有差错。

母亲生病的时候，都是父亲一个人照顾，那时候我们都在外地。我们偶尔回去，母亲也会说："去问你爸，我该吃啥药了？"父亲赶紧告诉我，"闺女，这个药饭前吃两粒，那个药饭后吃一粒，还有晚上吃的在这里，可不能搞错了。"我看着桌子上摆放着好多药，真像开药铺的，顿时让我头皮发麻。我只能不停地问父亲，"爸，您说的这个红色瓶里的药是饭前还是饭后吃？我记不清了。"

父亲看了一眼，对我说："这个是饭后吃的。"

后来，我问父亲，"爸，您咋能记得住我妈要吃的那么多药呢？"

父亲叹了口气，用手指着心口，"你妈的事再小都是大事，都在这里装着呢。"

母亲瘫痪在床五年后，还是去世了。父亲自那之后很快就老了，他不止一次说过，"你妈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她把我的心带走了。"刚开始我们也没在意，以为是父亲太伤心了。后来，他放在枕头下面的手提包不见了，他难过地说："那个手提包是你妈的，里面装了八千块钱呢！"我们几兄妹怕他难过，每人拿出一些钱给他，他不要，他说想要那个手提包，这可让我们有些为难了。

那个手提包是在第二年春天才找到的，当时我们都不在家。父亲去院子前面的小壕沟边种蚕豆，无意中发现壕沟边的一堆乱草下有个手提包，他拿起来，发现拉链已经坏了，他透过没拉严实的拉链，发现钱还在里面。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能听出他的声音是激动的，是颤抖的。父亲说："钱都粘在一起了，有几张都撕破了，拿到银行，他们还给我换新的了。"父亲还把那个手提包清洗干净了，只是拉链依然拉不开，父亲就把它放在床头，他说："一准是你妈放心不下我，我把它留作念想吧。"

我们身在外地，不能常陪伴父亲，只能经常给他打电话，提醒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像我们小时候，他经常提醒我们一样。